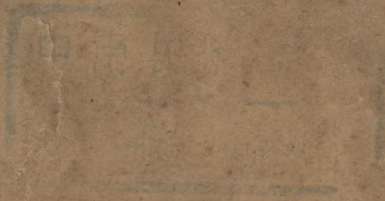


卷十七
一百十





史記卷九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酈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酈徐廣曰今在圍縣案酈高陽屬陳留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酈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

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酈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酈案鄭氏云酈音薄為里監門吏酈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問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酈狗略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酈酈應劭曰握酈急促之貌酈應劭云酈音若促酈氏音鹿角反韋昭

云握酈小節也好苛禮酈案苛亦作荷貫達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酈適音釋服虔沛公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

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國圖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

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國圖溲所由反溺乃弔與人言反亦如字溲卽溺義也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會國圖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國圖案樂彥云邊牀曰偃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國圖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

輒洗起攝衣國圖攝猶言飲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衆國圖案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國圖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國圖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

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國圖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

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國圖數則分兵救之

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案）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繁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

（案）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案）適以言不取

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巧（案）謂女工是工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繁陽據敖倉之粟（案）敖倉在鄆州樂陽縣四十

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案）即汜水縣山塞成皐之險（案）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案）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

（案）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案）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

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

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

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

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

船而下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

魏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案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案援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案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

實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

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

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案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

陽子遂衍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案年表云卒子敞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

金當藥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

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以客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畢適楚賈其孫也

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尉他為南越尉故曰

尉他他音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

陸結直追反結音計謂為警一振以推而結之故

字從結且案陸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翹其髮而結之也

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

案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輓

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

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

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屬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

起坐

案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云蹶起也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

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賈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

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國語案渠音詎緊圖漢書作遽字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國語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裴斐也國語案

傳大曰橐小曰囊嵬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囊也他送亦千金國語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

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國語案趙氏秦姓也案圖案章昭云秦伯驤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國語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國語時音止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國語漢制一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

子曰與汝約國語餘賈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國語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國語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

鮮如道云無久恩公爲也國語韋昭曰恩汚辱國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國語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國語孟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

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國語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二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國語徐廣

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適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適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

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國語案漢書音義曰言振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

南越陳丞相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

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鼻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

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列傳無此語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須啓發墳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

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

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案翟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爲繼案說文稅贈終服也按音式芮反亦音遂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

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

閼籍孺按倭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閼籍今總言閼籍孺誤也

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

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

太后大懼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

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僂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

於諸呂至深

闕如滄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闕如滄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

而卒不誅計畫所以

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

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

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

闕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

使匈奴單于無禮

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氣聞沛公暴露將兵

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盥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

闕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

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

公吾高陽酒徒也

闕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

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

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

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

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會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側注墮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
歷下卮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備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天下無難何德國買使起居他德神林記國安書房主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鄭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六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史記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傳新削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陽陵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陽陵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

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從攻安陽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已今宋州楚已縣西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曲已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

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陽陵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餘廣曰屬上郡陽陵按孟康云縣名也從擊項籍待懷陽陵服虔曰待高帝於懷陽陵小賜爵通德侯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陽陵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陽陵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吉之也擊破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陽陵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陽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